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Robert A. Dooley
Stephen H. Levins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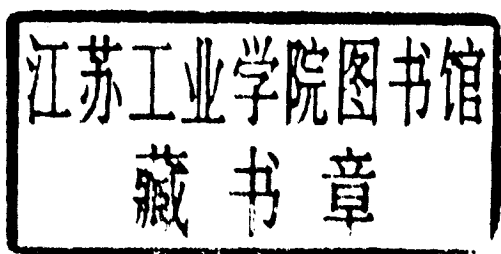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
SIL INTERNATIONAL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Robert A. Dooley
Stephen H. Levinsoh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
SHI INTERNATIONAL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 - 2008 - 5746

© 2007 SIL Internationa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英文 / (美)杜利(Dooley, R. A.), (美)莱文森(Levinsohn, S. H.)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8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SBN 978-7-5600-7737-6

I. 话… II. ①杜… ②莱… III. 话语语言学—基本知识—英文
IV. H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5779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杨 柳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737-6

定 价: 2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7370001

导读

◎ 黄国文

一、关于“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的简单回顾

从文献上看, discourse analysis是个发展非常迅猛的学科。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如语言学、人类学、哲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如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批评理论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都对discourse analysis感兴趣,并且做了大量的研究。正因为discourse analysis涉及和被应用到很多学科,所以discourse和discourse analysis这些术语对不同学科的学者来说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和意义。他们使用同一个术语,但所指的内容常常并不是一样的。在我国,对英语的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也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译文;有些人把它翻译成“语篇分析”,也有些人把它译为“话语分析”,更多的人是两者混用。由于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进行“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所以当然就没有公认的、单一的目标、理论指导和分析方法;因此可以这样断言,现在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黄国文、徐珏(2006))。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英国、欧洲大陆等西方国家出版了很多关于“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的教材、专著和论文集。我国的语篇(话语)分析者熟悉的这方面的书包括: van Dijk (1972, 1977, 1985), Coulthard (1977),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Brown & Yule (1983), Hoey (1983, 1991, 2001), Stubbs (1983, 1996), Cook (1989), McCarthy (1991), Hatch (1992), McCarthy & Carter (1994), Schiffrrin (1994), Fairclough (1995), Wodak (1996), Georgakopoulou & Goutsos (1997), Gee (1999), Jaworski & Coupland (1999), Schiffrrin, Tannen & Hamilton (2001), Johnstone (2002), Toolan (2002), Renkema (2004), Widdowson (2004)。这些有关

论著一些已经在我国重印出版，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几年前就影印出版了Brown & Yule (1983)和Gee (1999)。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几乎都是属于Cook (1998/2001: 99-102)所说的英美学派(the British-American school)的语篇(话语)分析者所做出的研究；这个学派的研究传统可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伦敦语言学派奠基人J.R. Firth探讨语境中言语意义的研究，对此，黄国文(2007)曾写道：“这个学派对语篇分析的研究是最早的，在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领域影响很大；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也是这个学派的先驱者之一Z. Harris (1952)首先提出来的。事实上，从事语篇分析研究的学者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但由于这一研究传统是从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所以Cook (1998/2001)称这一学派为‘英美学派’。可以这样说，无论是用‘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文化学’(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用学’(pragmatics)、‘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变异分析’(variation analysis)(见Schiffrin (1994))，还是用Halliday (1985, 1994)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Mann & Thompson (1987)的‘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等等作为理论指导或研究视角，所做出的语篇分析都属于这里所说的英美学派。在这一学派的研究中，‘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功能’和‘语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是研究的重点所在；从事这类语篇分析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语言学者。我国外语界这些年出版的关于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方面的论著，绝大多数也属于英美学派所做的这方面的研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也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论著，如黄国文(1988, 2001)，胡壮麟(1994)，王得杏(1998)，刘辰诞(1999)，丁言仁(2000)，彭宣维(2000)，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2001)，李悦娥、范宏雅(2002)，卫真道(2002)，曹春春、宋玮、杨彬(2003)，黄国文、葛达西(2006)，张应林(2006)，林伟、杨玉晨(2007)。

此外，国内的学术刊物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方面的综述性文章，如马博森、任绍曾(1995)，徐赓赓(1995, 1997)，苗兴伟(1998, 2005, 2006)，朱永生(2003)，苏海燕(2005)，黄国文、徐珺(2006)，黄国文(2007)，徐珺(2007)。

从文献上看，我国对“话语分析”或“语篇分析”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范围也在扩大，英汉对比研究方面的成果也逐渐增加。

二、关于《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的基本情况

由Robert A. Dooley & Stephen H. Levinsohn 编著的*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或译为《语篇分析：基本概念手册》）是一本话语分析（语篇分析）方面的入门书，也是一本实用手册。它讨论的是话语（语篇）分析中一些基本的、实用的概念。它试图集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不追求单一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根据，目的是提供一种话语（语篇）分析的方法。作者所根据的是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途径。关于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根据，主要是来自Wallace Chafe、Talmy Givón、Joseph Grimes、M.A.K. Halliday、Paul Hopper、Robert Longacre、Sandra Thompson等人的研究成果；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则主要是来自于P. Johnson-Laird、Marilyn Adams & Allan Collins等人的论著。书中所讨论的概念和观点几乎都是别人提出来的，作者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和解释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该书对概念的选择和讨论反映了他们在美国工作和所从事的研究的背景，书中所引用的论点、方法等也主要是来自美国学者的论著。在该书中，“话语”（Discourse）和“语篇”（Text）没有区别，被当作同义词使用。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也不对这两个术语进行区分（关于我们对两者的区分，可参见黄国文、徐珏（2006）中的有关讨论）。该书的重点主要是讨论只有一个发话者、与“对话”（Dialogue）相对而言的“独白”（Monologue）（尤其是叙事），而很少讨论“会话”（Conversation）、对话和与会话、对话有关的内容。

三、各章内容简介

《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全书共由18章组成，另外还有三个附录。这18章由三部分组成：第1至4章探讨“语篇类型”问题，第5至15章考察“话语的共同特点”，第16至18章讨论“参与者所指”问题。第一、第二个附录是书中有关章节的讨论所涉及的语料，第三个附录则是尼日利亚国家的Tyapi语言中的kàn、kìn和lma的使用情况，是用来说明有关话语特征的。

在第1章中，作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考察不同的话语类型：（1）产生话语的手段（the means of production），即从发话者的多少来考察话语，这是第1章讨论的内容；（2）内容的类型（the type of content），即语篇体裁，这

是第2章关注的内容；(3) 产生话语的方式 (the manner of production)，即风格 (Style) 和语域 (Register)，这是第3章讨论的重点；(4) 产生话语的方法 (the medium of production)，即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这是第4章的研究范围。

第1章从话语产生的手段出发，从发话者的多少来考察话语。如果话语只由一个人发出，那就称为“独白”，如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发出，则称为“对话”。在“会话”中，发话者每一次说的话算一个“话轮” (Turn)，一个话轮可以只有一个“话步” (Move)，也可能有多个话步。例如：

- 1) A: Can you tell me why you eat all that food?
B: To keep you strong.
A: To keep you strong, yes, to keep you strong. Why do you want to be strong?

上面这个例子共由三个话轮组成，其中发话者A有两个话轮，B有一个话轮。发话者A的第一个话轮和发话者B的话轮都只有一个话步，而发话者A的第二个话轮则由两个话步组成：第一个话步 (To keep you strong, yes, to keep you strong.) 的功能是对发话者B话轮中的回答进行评估，第二个话步 (Why do you want to be strong?) 的功能则是提出新的问题。这一章还介绍了Longacre (1996)关于话步的分类，区分出“起始话步” (Initiating move)、 “结束话步” (Resolving move) 和“逆反话步” (Countering move)。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作者提醒读者，在现实生活的语言使用中，话轮和话步的情况比这里介绍的要复杂得多。

第2章讨论的是内容的类型，即语篇体裁。在一个特定的语言使用社团中，交际者所使用的话语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目的进行区分。例如，商业上的信函与日常对话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体裁；体裁是受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制约的。作者介绍了Longacre (1996)关于体裁的分类。Longacre (1996)从“以时间连串为依据” (Contingent temporal succession) 和“以施动者为导向” (Agent orientation) 两个方面来区分体裁，如下图所示：

		以施动者为导向	
		+	-
以时间连串为依据	+	叙事语篇	程序语篇
	-	行为语篇	说明语篇

所谓“以时间连串为依据”是指在事件中某些动作是以其他已经发生的动作为条件或依据的，如在中国，上飞机之前是要经过安全检查的。“以施动者为导向”是指某一行为的发生与否是由施动者来控制的，如“走进飞机”的施动者是“人”（乘客、机组人员等）。在上面的图中，“+”号和“-”号表示是否具有某种特点。例如，叙事语篇中的动作是以其他已经发生的动作为条件或依据的，也是有施动者的，因此有两个“+”号；程序语篇（注重的是怎样做、做了什么）也是以其他已经发生的动作为条件或依据的（“+”），但因为程序语篇的注意点不在施动者上，所以就不是以施动者为导向（“-”）。像规劝、颂词、政治演说等行为语篇是不须以其他已经发生的动作为条件或依据的（“-”），但涉及到人们应该怎样做事和发生行为，所以是以施动者为导向的（“+”），而说明语篇则既不须以其他已经发生的动作为条件或依据（“-”），注意点也不在施动者上，所以就不是以施动者为导向（“-”）。

第2章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嵌入与交际意图”。嵌入是指一个语篇中常常嵌入另一个语篇。例如，小说是独白，但它里面又有对话，所以就出现了对话嵌入在独白中的现象；同样，行为语篇中可以嵌入叙事语篇，如在规劝过程中可以出现举例叙述一件事情。与语篇分类有关的是交际意图，指的是发话者为什么要说某一些话。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体裁本身就有特定的功能。例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熟人所说的“吃饭了吧？”的目的、功能是保持人际和社会关系，而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生男生女都一样”和“只生一个孩子好”的目的、功能则是宣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话语分析中，我们所说的发话者的交际意图指的是说话的目的或话语所包含的目的。例如，“吃饭了吧？”这句话的意图一般不在对方是否已经吃了饭，而是这句话所带来的目的、意图：我要跟你打招呼，保持我们之间的人际和社会关系。试想如果我们遇到熟人而不说话，那别人就可能会产生误解。

第3章的讨论从产生话语的方式出发，探讨风格和语域问题。风格和语域说的都是语言使用中选择词语的问题。在该书中，风格指的是个人使用语言的好尚（如Ernest Hemingway的语言风格与Charles Dickens的风格完全不同），因此风格是“个人风格”（individual style）。当然，个人使用语言的风格也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某人的一贯讲话风格是大大咧咧，但有伤心事时说话的风格就会改变）。

第3章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功能语言学中的语域概念。语域指的是我们

根据不同的情景使用语言的情况,包括谈话的范围、内容,也就是“语场”(Field),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基调”(Tenor),和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方式”(Mode)。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体裁来预测语域。比如说,商业信函的语域与日常生活中闲谈的语域肯定是不一样的。在一些语篇体裁中,个人风格展示的余地很少,如商业信函、部队中的军事命令,而在另外一些体裁(如有关艺术创作的语篇)中,个人风格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4章讨论的是产生话语的方法,即口头语篇与书面语篇。该章从重复的频率(Frequency of repetition)、正常次序的违反(Deviations from default orders)、话语的组织(Organization)、准确性(Preciseness)、副语言信号(Paralinguistic signals)和实际应用(Practical applications)六个方面讨论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异。

第1至4章探讨的是话语之间的差异;第5至15章讨论的则是话语的共同特点。第5章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语义连贯”(Coherence),理论基础是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作者通过引用Johnson-Laird(1983)所提供的两个例子作比较,说明受话者在理解话语时是怎样建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的。看一个语篇在语义方面是否连贯,一个标准是看受话者能否把语篇的不同成分整合成一个心理表征。如果受话者无法通过语篇中的不同成分建构一个全面的心理表征,那语篇在语义连贯方面可能就有问题。当然,一个语篇的心理表征不是受话者一下子就可以明确无误地建构起来的,而是慢慢通过“尝试和错误”(trial and error)方式建立的;受话者一开始建构的心理表征是初步的、试探性的,最后才逐渐改进成一个全面的心理表征。

第5章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语境”(Context)与“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这里讲的语境与心理表征关系紧密。作者区分了“篇内语境化”(Internal contextualization)和“篇外语境化”(External contextualization):前者指的是受话者根据语篇的内容建构的心理表征(也就是受话者的语篇世界——the hearer's text world),后者指的是受话者试图通过语篇解读出发话者的交际意图。篇外语境化是语篇的真实世界环境,是嵌入受话者的语篇世界的心理表征,因此,它包括了发话者、受话者以及与语篇的目的有关的所有环境因素。

第5章讨论的是受话者是怎样理解和建构心理表征的,而第6章讨论的则是发话者在建构语篇时是怎样使用语言的信号来帮助受话者建构正确的心理

表征的；这就是语言的衔接（Cohesion）问题，也就是说，发话者是怎样通过语言形式的使用来达到语义方面的连贯的。这一章重点讨论“衔接纽带”

（Cohesive ties），所根据的是Halliday & Hasan (1976)所提出的几个方面，例子则大多数是来自Brown & Yule (1983)。关于衔接纽带，这一章讨论了以下六点：（1）间接提及的成分的表达法（Descriptive expressions alluding to entities mentioned earlier），如the following day说的是第二天，但这个“第二天”并不是明明白白说哪一天，又如in the next room并没有明说是哪一个房间；（2）

“等同”（Identity），既可以是形式的等同（如在The Prime Minister recorded her thanks to the Foreign Secretary. The Prime Minister was most eloquent.中，两个句子中的the Prime Minister在形式上是等同的），也可以是意义上或所指上的等同（如在Jane's daughter is ill again. The child is hardly ever well. 中，Jane's daughter和the child在意义和所指上是等同的）；（3）“词汇关系”

（Lexical relations），如在Flowers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ing to me. Daffodils are my favorite.中，flowers和daffodils之间的关系是词汇关系，即词的上下义关系；（4）形态句法模式（Morphosyntactic patterns），如在The jumper landed sideways on the slope. The right ski snapped just in front of the boot.中，两个句子都用了一般过去时态，表明它们是一个叙事中的先后两个动作；（5）命题之间的信号关系（Signals of relations between propositions），如在For the first time, you can display Help and work on your document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you could display and read the procedure for creating a glossary entry at the same time you create one in your document.中，for example 的使用清楚地把两句话（两个命题）的联系表达出来；（6）语调模式（Intonation patterns），即通过语调的使用也可表达语段与语段之间的衔接。

第7章讨论的是话语结构问题，集中探讨“主题集合”（Thematic groupings）和“主题非连续”（Thematic discontinuities）两个话题。在很多情况下，话语的潜在结构是明显的。例如，在口头叙述中，叙述者所说的话与话之间的停顿时间长短就表明了结构方面的特征。在书面语篇中，段落、章节也是语篇的表现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发话者是把话段或句子组合成语篇的单位（如句子组成段落，段落组成章节），这种情况被称为“主题集合”，可以用认知的原则来解释：人类理解、处理语言是整块整块进行，而不是离散的，这点可以用“吃一顿饭”这种行为来比喻：饭虽然是一口一口吃，但我们所记忆的是吃了什么或吃了多少道菜，而不是吃了多少口菜或饭。把属于同一类的东

西组合起来,这就是“主题集合”。

关于“主题非连续”,我们的讨论应该把它与“主题连续”(Thematic continuities)一起进行。主题连续是指语篇中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例如,在一个关于叙事语篇心理表征中,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并相互配合和制约,尤其是在地点、时间、人物、事件等方面。这种情况就是主题连续。与此相反,如果叙述连续性有明显的改变,那就出现主题非连续情况,同时也就有了另一个、新的主题集合。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当发话者(作者)从心理表征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去时,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主题集合。一个主题集合与另一个主题集合之间的边界通常由一定的语言结构(手段)来表示,从这点看,心理表征中的不同主题集合之间的过渡通常是通过语言表达来体现的。

第8章介绍的是语篇分析中对语篇所进行的图表绘制,即“语篇图解”(Text charting)。语篇图解指的是通过“视觉显示”(Visual display)的方法把语篇分析者感兴趣的特征用图解表示出来。由于语篇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涉及很多结构组织方面的问题,用这种方法则能把语篇分析者感兴趣的特征充分展示出来,因此在解读和分析语篇过程中起到了启发、推理等作用。就语篇图解的方法而言,目前没有公认、统一的方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话语分析(语篇分析)一直没有公认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二是话语(语篇)分析者的研究兴趣不同,关注点就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当然就有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语篇图解的方法的采用取决于研究重点和研究兴趣,而语篇图解方法的选择又反映了语篇分析者对语篇组织的假定和认同。因此,有经验的语篇分析者会设计适合自己研究目的、研究兴趣和符合自己假定的语篇图解样式,这样才能保证合适地解读和分析语篇。用于语篇图解的语篇大多数是书面语篇。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的语篇图解方法是根据Longacre & Levinsohn (1978)作出的,同时结合第7章所介绍的主题集合进行讨论。

在第5章讨论语义连贯和第7章讨论主题集合时,都涉及了心理表征问题。对心理表征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话语的组织的了解和对语篇的理解和分析;在该书后面的讨论中,还会涉及心理表征问题。因此,第9章专门探讨心理表征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弄清人类头脑中的心理表征结构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心理测试和语言的表现方式来建构头脑中的心理表征。事实上,心理表征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工具,在表征物体、状态、事件、动作顺序、人们每天的社会和心理活动、乃至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所有事情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章中,主要讨论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分层结构”

(Hierarchy)，二是“概念”(Concepts)，三是“到达心理表征的策略”(Strategies for arriving at mental representations)。

就分层结构而言，“图式”(Schema，即相关的期待串网络——network of cluster of interrelated expectations)的概念非常重要。图式是对某一类概念的描述，图式在分层结构中是有高低之分的；图式中又有图式，它们之间有包括和嵌入关系。位于分层结构中最高层的表征囊括了下面的所有图式。例如，如果图式是“到餐馆吃饭”，那么这一表征就包括了“餐馆是人们可以在那里付款、坐下来吃东西的商业单位”这样的信息。在这一表征下面就有更具体的图式，如“到高档的餐馆吃饭”、“到素菜馆吃饭”、“到快餐店吃饭”等等。每一个图式又包括了位于下一层次、更加具体的图式，如“到快餐店吃饭”下面可以有诸如“到麦当劳吃饭”、“到肯德基吃饭”、“到必胜客吃饭”等等。

“概念”常常被用作“个体”(Entities)、“性质”(Properties)和“关系”(Relations)的总称。“个体”在语言表达层面通常由名词体现，在表征中以“结”(Node)的形式出现；“性质”是用来描述个体的，因此可以看作是附在结上的成分；“关系”则与“个体”发生关系，把各个“结”连接起来。在心理表征中，每个概念体现为一个可以接受兼容成分的“槽”(Slot)。例如，在“餐馆”这个图式中，就可能有诸如“服务员”、“酒吧”这样的“槽”。如果某个餐馆有“服务员”和“酒吧”，那就是说这些“槽”被填充了；如果某个餐馆有“服务员”但没有“酒吧”，那就把“酒吧”从心理表征中删除掉。如果不知道该餐馆是否有“酒吧”，则这个“酒吧”“槽”会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存在于心理表征中。

关于到达心理表征的策略，主要有由下而上(Bottom-up)的处理方式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处理方式。例如，当我们听到或读到有关某(些)人坐在一个地方、付钱、吃饭、有人服务、自己不用收拾饭桌这些细节时，我们通过所有的这些细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在餐馆吃饭”；这是由下而上的处理方式。相反，当我们听到或读到有关某(些)人付钱吃饭时，就会马上猜想：这是“在餐馆吃饭”；在这里，我们不是通过一个个细节来建构心理表征的，而是从宏观的角度推测、假设这一场景，得出心理表征，这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的例子。

第10章讨论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活动状态”(Activation status)、“有定性”(Definiteness)和“所指状态”(Referential status)。我们的生活

经验、经历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建构图式，因为我们头脑中存储着大量的知识或信息。但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我们只能集中注意或使用少量的知识或信息。心理表征中的概念（包括“个体”、“性质”和“关系”）有三种活动状态：（1）活跃的（Active，在说话那一刻，听话者意识中处于激活状态的内容）；（2）可触及的（Accessible，在说话那一刻不是听话者意识中的焦点，但是可以根据上下文、情境、推理获知的内容）；（3）非活跃的（Inactive，不是在焦点或意识的周围，而是在长期记忆里）。一般说来，如果某一概念处于活动的状态，那它常常传递已知信息，而处于非活动状态的概念则常常传递新信息；可触及的概念则位于两者之间。就处于三种不同活动状态的情况而言，它们通过三种不同的过程来获得并表现自己的状态：（1）“激活”（Activation），（2）“减活化”（Deactivation），（3）“维持活动的状态”（Maintenance in active status）。该书作者主要是根据Chafe (1987)的观点来介绍这些内容的。

关于“有定性”，主要讨论“定指”（Definite reference）和“非定指”（Indefinite reference），在语言表现方面可以从定冠词（如 I saw the man just now.）和不定冠词（如 I saw a man just now.）的不同看出区别。“所指状态”的讨论涉及到“类指”（Generic reference）问题，如Deer are beautiful animals中deer的使用。必须注意的是，“有定性”是指受话者被发话者认为可以确定的所指，而所指状态是指发话者是否要表达特指的意义。

第11章从话语语用角度讨论句子的组织。在语言使用中，同一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结构来表达，这可以从话语语用组织方面进行解释。该章介绍了“焦点”（Focus）和“焦点范围”（Scope of focus）。一般说来，每一个语段（Utterance）或句子都有一个焦点。例如，在下面的例2）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位于最后的实义词bear就是焦点：

2) Your daughter just killed a bear.

在英语中，焦点是通过语调群核心（Intonation nucleus）来体现的。但是，如果上面这个句子是用来回答不同的问题的，那它的焦点就有差异。例如：如果是回答“What happened?”，则整个句子都是焦点（即句子焦点，Sentence focus）；如果是回答“What's going on with my daughter?”，则焦点范围是“just killed a bear”（即谓语焦点，Predicate focus）；如果是回答“What did my daughter just kill?”，则焦点范围是“bear”（即主目焦点，Argument

focus)。这一章接着讨论了焦点与主题 (Topic)、语用角色 (Pragmatic roles)、焦点前提 (Focus-presupposition) 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在讨论句子结构的整体组织时, 该章从句子的起始点 (Point of departure) 和结尾点 (Tail) 入手, 对“左向移位成分” (Left-dislocated element) 和“右向移位成分” (Right-dislocated element) 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但必须注意的是, 该书讲的左向移位成分和右向移位成分所包括的范围比一般的讨论要广泛些 (例如, 以下句子的画线部分都被看作是右向移位成分: He's a nice chap, your brother. John gave the book to a girl, in the library. John won't even be invited, eh ... Bill I mean.)。该章接着介绍语言使用中信息分布的“对比” (Contrast) 情况, 并讨论了“无标记” (Unmarked) 和“有标记” (Marked) 句子的建构方式。如在英语中, Your daughter killed the bear. 是无标记的结构, 而The bear, your daughter killed. 则是有标记的句子结构。

第12章介绍两种类型的信息: “前景信息” (Foreground information) 和“背景信息”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并把它们与语言的使用联系起来。该书介绍了Hopper & Thompson (1980) 关于“关涉性” (Transitivity) 的观点, 并把它与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的传递结合起来讨论, 同时指出: 在叙事中, 关涉性高的结构通常传递前景信息, 关涉性低的结构则传递背景信息。该书通过下面一对句子的对比进行说明:

3)a Jerry likes beer.

b Jerry knocked Sam down.

就关涉性的高低而言, 相比起来, 3b) 要比3a) 的高, 因为它涉及到动作且动作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这样预测, 3b) 比3a) 更有可能表达前景信息。

这一章还根据Grimes (1975) 的观点区分了“事件” (Event) 和“非事件” (Nonevent), 并通过区分事件和非事件进一步说明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简单地讲, 用来扩展心理表征的基本结构的一个动作或行为就是事件。叙事中的故事主线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形成的。与事件相对的非事件指的是用于表达“指向” (Orientation)、“场景” (Setting)、“解释” (Explanation)、“评价” (Evaluation) 等意义的成分。这一章在最后还讨论了语言结构与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这两种类型信息之间的关系, 并从动词的体 (Aspect)、从属小句 (Subordinate clause) 和会话的引述 (Reported conversation) 的使用进行解释。

第13章讨论怎样表示“命题”(Proposition)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话语或语篇中,各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层次高低之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具体的语义关系。该章首先简单介绍了Mann & Thompson (1987)的修辞结构理论中所提出的语义关系观点,接着介绍了Roberts (1997)关于“动宾语言”

(VO language)和“宾动语言”(OV language)中命题的次序问题。作者接着指出,在没有明显表示语义关系手段的情况下,有四种线索(即语调、成分的次序、所期待的结构、词素标示)可以帮助听话者确定语义关系。该章最后讨论了连接词(Connective)的使用:(1)关联词(Associative), (2)添加词(Additive), (3)话语进程标记(Developmental marker)。

第14章讨论会话的引述问题。该章一开始就介绍了两个术语(言语指示项, Speech orienter; 封闭会话, Closed conversation), 并作了解释。这里所说的“言语指示项”就是一般语法书中所说的“引述句”或“(引导引语从句的)主句”, 如They told us, “The train is late.” 中的they told us。“封闭会话”是指, 在一个会话中, 新的话段的发话人和受话人一定是前面话段的发话人或受话人。例如:

- 4) a. He said to them, “Children, what are you doing?”
- b. “We are sitting here guarding,” answered the children.
- c. “What are you guarding?”
- d. “We are guarding sheep and goats.”
- e. They asked the stranger, “Are you a thief?”
- f. “Ah! Am I a man who would steal from children?”

这是一则封闭会话, 交际的双方是“陌生人”(he, the stranger)和“小孩”(them, the children, they)。如果把4e)改为Then they asked their teacher, “If he a thief?” 那这则会话就不是封闭会话, 因为4e)中的their teacher在前面的话段中既不是发话人也不是受话人。

这一章区分了“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半直接引语”(Semidirect speech)。半直接引语与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的不同主要在于所指的混合使用。试比较:

- 5) a John said, “I can see you.” (直接引语)
- b John said he could see her. (间接引语)
- c John said he can see you. (半直接引语)

在5c)中,一方面he和5b)中的he都是指说话人John,另一方面,you又与5a)中的you均指I can see you.中的听话人you。这一章还讨论了会话的引述与信息传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引述会话中怎样(如通过逆反话步)转换话题。

第15章讨论的是语篇组织的规约情况,主要介绍了Labov (1972)关于口头叙事的结构。在Labov (1972)介绍的关于个人经历的口头叙事中,有以下六个组成部分(即图式):

- (1) 点题 (Abstract), 包括标题、故事的开头语、对故事的简单说明等。
- (2) 指向 (Orientation), 对故事的背景(如时间、地点、环境情况)和人物进行介绍。
- (3) 进展 (Complicating action), 指故事中动作的发生、事件的发展和变化等。
- (4) 评议 (Evaluation), 对故事中的有关动作、事情的原因、人物等等方面的情况或因素进行评论,表达看法、态度等。
- (5) 结果或结局 (Result or resolution), 中断故事的进一步发展,表示事件的结束,对故事的结果或结局进行交代。
- (6) 回应 (Coda), 简单总结或概述整个事件,接应前面的点题。

以上这六个图式构成了一个叙事,因此也可称为“故事图式”(Story schema)。除了介绍Labov (1972)关于口头叙事的组成部分外,该章还谈到了故事、叙事中其他的一些规约情况,如重复的情况、故事典型的开头和结束语(如Once upon a time ...和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第1至4章讨论“语篇类型”,第5至15章讨论“话语的共同特点”;最后三章是关于“参与者所指”(Participant reference)问题的讨论。第16章介绍所指的几个基本概念。从交际的角度看,发话者必须把话语中的有关所指表达清楚,而受话者必须正确地理解话语中的各个所指关系,话语(语篇)分析者则必须明白发话者是怎样在话语中把有关所指表达清楚的。这一章介绍了Givón (1983)所提出的用于讨论所指的“机制阶”(Scale of devices),并指出不同的语言类型可能有不同的所指手段。该章接着讨论了所指系统的任务,并指出,一个可行的所指系统必须做到以下三点:(1)从语义角度看,应该准确无误地确定所指对象,把所指对象与其他可能的对象区分开来;(2)从话语语用角度看,应该表明所指对象的突出性和活动状态及其行为;(3)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应该克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任何中断。该章还谈到,表达所指意义的语言手段多种多样,对它们的选择要考虑一些因素,包括它们在话语中出现的位置。

第17章讨论的是“所指策略”(Strategies of reference)。上面第16章介绍的是语言中存在的所指系统,这一章则是讨论话语中所指系统的实际使用。这里介绍了两种所指策略:顺序(回看)策略(Sequential (look-back) strategy)和重要参与者(VIP)策略(Very important participant strategy)。顺序(回看)策略有不同的种类,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是怎样在话语中找到所指对象。例如,就“以主语为指向的顺序策略”(Subject-oriented sequential strategy)而言,如果要找主句主语的所指对象,就须先找到前一个句子(主句)的主语。例如,在One day the hare went and talked with the dog. He told the dog, “Fry one of your pups for us to eat!”中,第二句的主语he的所指对象就是第一句的主语the hare。重要参与者策略则是指,在某些话语中,即使可能有多个其他参与者,但有一个所指对象是最重要的,这个对象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例如,在One day the hare went and talked with the dog. The hare told the dog, “Fry one of your pups for us to eat!” The dog refused. The hare asked him, “Why won’t you fry it?” The dog answered, “...”中, the dog, him就是重要参与者,一共出现了五次。有些重要参与者是属于整个语篇层面的重要对象,有些则只是在局部层面上的重要对象。

该书的最后一章,即第18章,讨论的是分析所指意义的方法。这个方法共有八个步骤:(1)写出编码所指对象的清单,(2)准备好编码所指对象的图解,(3)追踪参与者,(4)确定每个所指对象出现的语境,(5)提出每个语境中的默认编码,(6)检查默认编码以外的成分,(7)对第5步进行修正和补充,(8)总结使用非默认编码的动机。在这一章中,作者用一篇从喀麦隆的Mofu-Gudur语言翻译过来的语篇作为分析语料。但由于该书没有把该语篇完整地附上,作者又没有提供必要的或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这一章比较难读。

四、对《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的初步评价

我们在本文的开头对话语(语篇)分析作了简要回顾,接着介绍了《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一书的基本情况,然后对该书的各个章节作了简介。在这里,我们不妨对该书作些初步的评价。从该书的理论根据看,主线是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所引用的研究成果方面,美国学者的观点被引用得较多;就讨论范围和分析语料而言,这本书主要是研究书面语言(尤其是叙